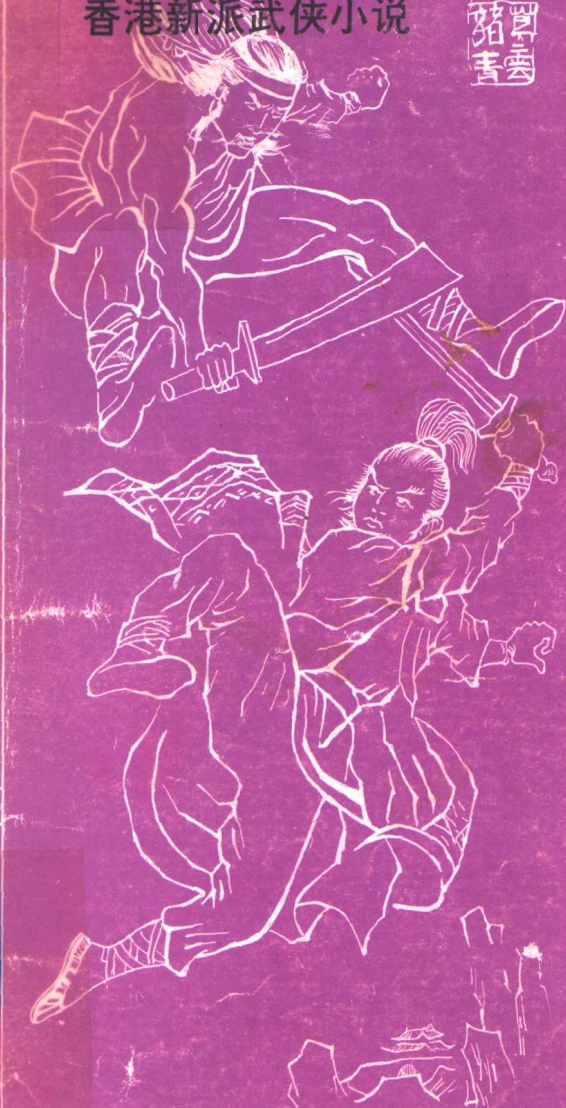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

蜀雲
諸葛



九劫燕支

香港 诸葛青云

中国·陕西旅游出版社

九劫燕支

诸葛青云

下

目 录

- 一、 血溅墓地..... (1)
- 二、 江湖寻仇..... (7)
- 三、 同赴“鹰愁谷”..... (130)
- 四、 险象环生..... (191)
- 五、 佛门煞星..... (256)
- 六、 “聚仙峰”上..... (320)
- 七、 亡命情人..... (384)
- 八、 群侠除奸..... (447)
- 九、 云中双凤..... (510)
- 十、 罪有应得..... (573)
- 十一、 童家酒店..... (636)
- 十二、 三尺幽灵..... (704)
- 十三、 胭脂殊魔..... (753)

30777/04

第九章 云中双凤

“何必那么费事？‘隔山打牛’便差不多，但若改上两个字儿，就更适当了！”

武开湘道：

“邓大侠请施展吧，武开湘拭目静观，但不知你要改的是那两个字？”

邓凌风笑道：

“武朋友请注意，我刚才所说的是‘我遂改用玄功……’而不是‘我想改用玄功’……”

武开湘极为凶狡，不是笨人，他自然听得出这‘遂’字与‘想’字的差别何在？不禁愕然问道：

“邓大侠这样说法，莫非你的‘隔山打牛’玄功，业已施展过了？”

邓凌风笑道：

“在座都是高人，我这点末技，怎值一笑？但确实要改上两个字儿，才觉妥贴传神！”

武开湘目光四扫，委实看不出邓凌风施展玄功痕迹，不禁皱眉问道：

“邓大侠要把‘隔山打牛’，改那两个字儿呢？”

邓凌风道：

“把‘山’字改成‘衣’字，把‘牛’字改成‘蛇’字！”

武开湘皱眉道：

“隔衣打蛇？隔谁的‘衣’？打谁的‘蛇’？……”

邓凌风大笑道：

“是武朋友要我露上一手，邓凌风怎敢向别人狂妄？自然是隔你的‘衣’，打你的‘蛇’了！”

武开湘叫道：

“我的蛇？我的蛇全藏在四外，除非奉我号令，或是见我有了凶险灾难，它们不会在这‘凌云观’外现身！”

邓凌风冷冷道：

“不是四外的蛇，是你身上的蛇！”

武开湘涎：

“我身上有什么蛇？”

邓凌风俊目之中，突闪精芒，向茅浩拱手叫道：

“茅大哥，小弟知道你们适才曾作了不少精妙推理，一时兴动，也想东施效颦……”

茅浩笑道：

“风弟不必客气，我知道你定是看出了什么蹊跷？”

邓凌风郎声道：

“青阳前辈修为高深，纵因年老气血已衰，被‘铁心蛇丐’

武开湘用‘追魂帚’卷捧半空，仍可施轻功，安然落地，那有一坠几丈，毫不抗拒之理？”

茅浩道：

“风弟疑得有理，怎样解释？”

邓凌风道：

“只有一种解释，活人必有挣扎，死人才绝生望，我认为青阳前辈身在半空之时，已然只是一具死尸！”

“洞庭渔隐”郭三听得一拍大腿，失声叫道：

“好高的想法，郭老弟请再推料推料，青阳道长是中了什么算计？才死得那般快捷，并毫无声息！”

这时，“铁心蛇丐”武开湘的脸上神色，业已大变！

邓凌风向他看了一眼，冷冷说道：

“这到不难推断，我们有三樁已知线索，第一是青阳道长为示仁厚襟怀，曾不加闪躲他，听任‘追魂帚’在腰间缠上。第二是‘追魂帚’的长尾，全是怪异墨绿色泽，第三是施用‘追魂帚’者，是个善于豢养各种毒蛇之人……故而，我作了桩适合这三种已知线索，即青阳道长能在瞬间死去的大胆假设，我认为在成百成千的‘追魂帚’墨绿长尾之中，有一条是活的，是蛇，是奇毒无比，啖人立死的‘铁线墨绿丝’。”

武开湘深知这种使毒行为，为众不容，急忙叫道：

邓大侠不可胡乱推断，血口喷人，我取出我的‘追魂帚’来，让诸位察看！”

邓凌风笑道：

“我刚才要察看时，武朋友不是藉故推脱，伸手在腰间拍了一拍么？你既有驯蛇之能，那条‘铁线墨绿丝’，定已接获讯号，离开‘追魂帚’了！”

武开湘怒视邓凌风，仿佛在恨得咬牙！

邓凌风笑道：

“武朋友不必作出如此怪相，我给你一次澄清清白机会，

你把你的‘追魂帚’拿出来吧！”

武开湘闻言，赶紧伸手入怀，准备把那柄上面已无‘铁线墨绿丝’的‘追魂帚’取出，给群侠加以验看！

因为武开湘知晓群侠列不嫉恶如仇，被邓凌风这一分析，自己若不设法抵赖，略加交代，休想能安然脱身，离开这“凌云观”外。

谁知他手刚伸入所着百结鹑衣之内，便低低“哼”了一声，赶紧把手缩出！

邓凌风早有准备，隔空凝劲，弹指如风，点制了武开湘的三处穴道。

然后，目注这“铁心蛇丐”，冷冷说道：

“武开湘，我已为你暂闭左手通心血脉，以防毒力蔓延太快，你身不能转，头尚可动，如尚能言，赶紧从实说出可是被那条业已从‘追魂帚’退出，藏在衣中，但已受我‘隔衣打蛇’气功震伤，因而凶性大发，不认主人的‘铁线墨绿丝，咬了一口！”

武开湘向手背上尚自略沁血渍的左手，看了一眼，算是无声答复……

邓凌风笑道：

“以青阳道长那等修为功力，一为帚尾缠腰，立被毒蛇咬死，可知这种‘铁线墨绿丝’的毒性之烈！我虽为你暂遏毒力蔓延，但你是养蛇专家，应该知道你还能活得多久？”

武开湘面色惨白，全身发抖，却又不得不向邓凌风哀求地，苦着脸儿说道：

“邓凌风大侠若不赶快解穴，让我取药祛毒，武开湘恐活不过这一盏茶时？”

邓凌风俊目之中，神光一凛地，扬眉喝道：

“让你取药祛毒，原是不难，但武当耆宿青阳前辈的毒已入骨，骨已成粉，谁又能替他老人家超灾脱劫，续命黄泉？”

武开湘听的这样说法，自知此望已绝，不禁钢牙暗挫，双眼觑定邓凌风，射出无限恨毒凶光，那副神情，活脱狰狞的像尾毒蛇一样！

邓凌风洒然一笑，扬眉朗声说道：

“善泳者，死于溺，善箭者，死于射，已是先贤哲理，你这‘铁心蛇丐’，生平专杀毒蛇，害人无数，今日便死于蛇口，也只是报应昭彰，丝毫不足矜惜！但邓凌风仍愿给你最后一点机会，我立即解穴，使你恢复行动，至于来来不及取药？祛不祛得了剧毒，却是你自己的事了……”

话完，果然毫不延误地，立即再度隔空弹指，替这“铁心蛇丐”武开湘，解除了被制穴道。

武开湘赶紧伸手入怀，准备取药，但就在此时，他全身突然起了一阵痉挛颤抖……。

这种颤抖虽不十分明显，但群侠何等目力，均一齐看在眼里！

尤其是医道十分高明，与“北岳神医”仲孙达互相伯仲的“独腿华佗”牟汉三，更是一看便知，武开湘所中蛇毒，业已攻心，如今便立服圣药仙丹，也无法逃得过这场劫数！

“铁心蛇丐”武开湘本人，自然比谁都更明白，知道不必再怕死贪生地，取什药物服食……

故而，他的手儿，从百结蓑衣中退出时，不是取出什么独门解药，而是捏着一条奇形蛇儿！

这条蛇儿，长度不满二尺，只有一尺六七，其细如丝，周身墨绿，若非七寸被武开湘捏住，全身不断扭曲屈伸，那里看得出是尾活物？真像是“追魂帚”的一根帚拂丝！

邓凌风见武开湘取出“铁线墨绿丝”来，以为他籍仗蛇力，要作垂死反扑，也不敢怠慢地，暗加戒备！

谁知武开湘只对邓凌风苦笑一声，便将那条“铁线墨绿丝”，放入他自己口内！

跟着“匪匪”有声，口沫四溅，“铁线墨绿丝”便好像一根长面条般，被武开湘连皮带骨，津津有味地，吃下腹去。

胡冰心站在茅浩身边，看得好不恶心，并有点毛骨悚然地，摇了摇头叹道：

“茅大哥，‘铁线墨绿丝’咬了‘铁心蛇丐’，而武开湘又吃了蛇，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一种生面别开的循环……”

“循环报应”的最后两字，尚未出口，胡冰心又向身边的“独腿华佗”牟汉三，急急叫道：

“牟老人家，你看武开湘突然精神大振，难道吃了那条“铁线墨绿丝”，便是极有灵效的解毒方法？”

牟汉三注目一看，见“铁心蛇丐”武开湘，果然精神奕奕，双目中满是红丝，遂摇了摇头说道：

“以毒攻毒，不过揠苗助长而已，武开湘惯养毒蛇，应比常人稍能抗毒，本可挺得久点，这样为了泄愤的生嚼毒蛇一来，大概死得快了……”

话方至此，武开湘突然仰面向天，发出一声厉啸！

这厉啸音节奇异，好似吹竹一般？

群侠中，除了胡冰心阅历稍差，不曾见识过这类似场面

外，其余诸人都知道这吹竹之声，是武开湘凶心不泯，要发动所带来的四外埋伏的群蛇，向群侠全面袭击！

但妙在那吹竹之声虽厉，却似失了威严，草树石壁间，竟没有任何一条蛇儿，悉索出现，来接受武开湘的驱役号令！

武开湘目光四扫，见半条蛇儿均未出现，不禁凄然一笑！

然后，这位“铁心蛇丐”，便再度仰向天！

但这次他却不是发啸催蛇，却从口中吹出了一线红丝！

那线红丝直上数丈高空，色泽越来越红，气味却越来越腥，越来越臭！

茅浩先皱皱眉，略一寻思，方恍然叫道：

“这是武开湘已烂脏腑，所化毒血，他是拚竭余力，要施展最恶毒的‘罗喉血雨’，和我们彼此并骨！”

邓凌风深知“罗喉血雨”厉害，急忙双掌连搓，发出了隐隐雷音！

他是打算施展这些时面壁所得的师门心传“大雷音掌”，破去“罗喉血雨”！

但邓凌风虽独心传，火候不够，他师傅大显大师，可以随意发掌，邓凌风却必须搓手蓄劲，在威力方面，也远有弗逮！

故而，“大雷音掌”虽是“罗喉血雨”这等阴毒煞手克星，时间方面，却似乎慢了刹那！……

眼看武开湘口中，红丝已尽，当空腥臭的血雨将落，邓凌风却仍在搓手……

蓦然间，一片朱红云光，从右侧方飞来，电掣般卷住漫天血雨，跟着再响起一声慑人心魂的震天霹雳！

茅浩看得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这是‘霹雳火云兜’嘛，是当年佛门奇人‘火尊者’，七大降魔法物之一，难道尊者滞留人间仍未化去？”

右侧方石壁之后，响起一声“阿弥托佛”的清宏佛号，有人接口说道：

“火尊者尘缘早满，西归多年，贫僧不过是仰仗尊者所遗降魔法物，又代作了一桩功德，并使‘铁心蛇丐’武开湘，应了昔年毒誓而已！”

随着话声，出现了一位羸然如鹤的独臂灰衣僧人。

这僧人出现以后，先向群侠含笑略打招呼，然后便走到“独腿华佗”牟汉三面前，深深躬身一拜！

牟汉三觉得这独臂灰衣僧人的走路姿态，极为眼熟，但等他走到面前，方认出竟是刚才还被自己骂成他不什成材的兄弟，“独臂蛇神”牟汉宗？不禁又惊又喜叫道：

“二弟，是你？你居然不作‘蛇神’成了正果？……”

牟汉宗单掌当胸，口中喃喃吟道：

“不作蛇神却用僧，梵音贝叶静无能，大千有劫谁能度？地狱无门我却登……”

茅浩因与牟汉宗有旧，并还交情极好，故而听得失笑叫道：

“牟二兄，不要酸不拉几的了，你又要度大千之劫，又要登地狱，足见虽然当了和尚，此心仍在江湖，纵然贝叶参经，梵音学佛，依然清静不到什么‘无能’程度！”

牟汉宗目注茅浩，苦笑说道：

“茅兄，贫僧业已不用俗家姓氏，法号‘常山’……”

茅浩道：

“常山还不是蛇？既不用俗家姓氏，怎又叫我茅兄？不叫我施主呢？”

常山大师苦笑道：

“我本想叫你茅施主，又恐怕你骂我酸不拉几？……”

茅浩笑道：

“僧离禅院，人在江湖，发狠无妨，发酸何必？叫你牟二兄，还似太客气了，干脆用江湖口吻，叫你声老二吧？牟老二，‘铁心蛇丐’武开湘在四外埋伏了无数蛇儿，但突然失了踪迹，不听号令，大概是著了你的道儿？”常山大师点了点头，含笑答道：

“贫僧自皈三宝以来，虽无养蛇之心，仍有驯蛇之技，我算是捡个便宜，收了‘铁心蛇丐’武开湘多年心血所化的一笔厚礼！”

牟汉三皱眉道：

“二弟既归正道，何必再收那些冷血恶毒之物？”

常山大师笑道：

贫僧是奉了‘日月大侠’朱令主之命，搜寻一些异种蛇儿取毒炼药……”

这几句话儿，听得群侠，多半愕然？……

因他们都想不时以“日月令主”朱润波那等身份，那等功力，还有遣人搜蛇，取毒炼药？

只有那位深明医理的“独腿华佗”牟汉三，点头微笑地，代为解释道：

“常言道：‘解铃原是紧铃人’，中了何种蛇毒？最灵验的方法，便是用这种蛇儿的毒液所炼的药物解之。”

无论在江湖上，抑或一般人的生活中，被毒蛇咬伤，最是常见，朱令主遣人搜取各种蛇毒，目的必在练药济世，这样一来，也可节约不少“北大山”特产的“雪莲、冰藕”等罕世圣药，留作其他更重要的用途……

群侠说话之间，“铁心蛇丐”武开湘的那具尸体，业已仅余少数毛发、牙齿等，全身骨肉，都告尽化血水。

茅浩看了一眼，喟然微叹，向常山大师问道：

“牟老二，你既然早就到来，却为何直到最后，才肯现身？……”

常山大师道：

“武开湘带来的蛇儿，品种既极凶毒，数量也颇不在少，我要收拾它们，自必略费时间，茅兄还怪我出现太迟则甚？”

茅浩苦笑道：

“你若早点现身，或可为青阳道长，挽回一场劫数？”

常山大师单掌当胸，念了一声佛号说道：

“青阳道友尘缘已满，这也正是道家兵解的超脱途径，换句话说，大限若到，决非任何人力，所能挽回！否则，慢说茅兄心思细密，功力通玄，在场诸位，那一位也比贫僧高明百倍，倘都能为青阳道长，化厄消灾，挽回劫数，还用得着我出头么？”

茅浩也知常山大师所说，乃是实情，遂长叹一声说道：

“这真成了俗话所说的‘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诸位之中，那一位日后路过‘武当’，不妨走趟‘真武殿’，向掌教真人说明青阳道长的不幸噩耗！”

当下便由“凌云观”中工役，清扫石坪，重行设酒，款待常山大师，并庆牟汉三、牟汉宗，睽违多年的兄弟之会。

常山大师落座之后，向茅浩笑道：

“茅兄，你还记不记得昔日你在‘乌蒙山’中，大发神威，独破‘修罗堡’，一剑诛七鬼之事……”

茅浩摇头道：

“这是当年的匹夫血气之勇，根本不值一提，何况我自负太甚，拒绝牟兄等拔刀相助，结果力有未逮，虑有未周，只斩了五鬼，仍有最凶恶的二鬼漏网，直到到如今，尚未听说他们匿迹何处呢？”

常山大师不忍荤酒，举杯微饮笑道：

“一般谚语，皆为经验所得，智慧累积，故往往皆有应验！常言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话方至此，茅浩双眉已轩，看着常山大师问道：

“牟二兄如此说法，莫非昔日‘乌蒙山修罗堡’中的‘诛心瘦鬼’殷天恨，和‘负心色鬼’莫三通，又出江湖了么？”

常山大师略一摇头，含笑答道：

“他们并未重出江湖，但却成了气候……”

茅浩虽是聪明绝顶，可以触类旁通之人，却也听得莫明其妙地，皱眉问道：

“这话怎讲？既未重出江湖，这两个心性最为阴恶，鬼头鬼脑的下流东西，还能成什么气候？”

常山大师笑道：

“他们不入江湖之远，却登了庙堂之高……”

这种答话，着实出人意料，茅浩愕然问道：

“不入江湖登庙堂？难道殷天恨和莫三通竟作了官儿？”

常山大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点头答道：

“不单作了官儿，官位并颇不在小！殷天恨已经是二品武官，莫三通竟更上层楼，据说在京娶了一位郡主，作了极有权势的王府娇客！”

“独腿华佗”牟汉三闻言，含笑问道：

“二弟业已出家，皈依三宝，却还那里打探得来这些秘闻轶事？”

常山大师道：

“不是打探来的，是我亲眼目睹，我来之前，路过‘丰都’，见他弟兄，从一艘华丽官船上，下船上轿，才向驾船水手，略加探询，问出业已成了京中权贵……”

牟汉三道：

“江湖行走与宦场周旋，在打扮上，交游上，迥不相同，气度亦必远为相异，二弟竟能一眼认出殷天恨，莫三通兄弟……”

常山大师道：

“换了别人，小弟或许认不出来，但这两人，欲是一看便识！因为殷天恨昔日曾为了一条‘瑟瑟蛇’，和我斗过三天三夜，结怨甚深！莫三通则左鬓之上，有道长达数寸的深深剑疤……”

茅浩听到此处，一旁接口笑道：

“那是莫三通挨了我一招‘追风落雁’，所留痕迹！”

胡冰心秀目扬处，忽然发话叫道：

“茅大哥，一个是二品武官，一个是王府娇客，他们不在燕京享受荣华富贵，远赴丰都，所为何来？”

茅浩目内神光，连连点头笑道：

“问得有理，冰妹莫非有什么高见？”

胡冰心笑道：

“由京入川，丰都既非大站，也非要地，我猜殷天恨和莫三通既在丰都下船，或许便与‘鹰愁谷’有关？”

这回到是常山大师听得有点诧异，目注胡冰心道：

“姑娘是说庙堂显贵，也涉江湖，他们要参与‘云中双凤’之会？”

胡冰心道：

“大师有所不知，为了扫荡算计‘日月血盟’的‘三十六友’，燕京下来了不少人呢，这‘凌云观’外的峰头江边，就曾出现过‘大内十二供奉’，暨‘铁卫士’中人物……”

语音至此略顿，目注茅浩，娇笑说道：

“茅大哥，故而我认为殷天恨和莫三通在丰都下船，便是奉你之命，去参与‘鹰愁’盛会！”

一句“奉你之命”，自然把不知细情的常山大师，听得有点目瞪口呆？

胡冰心见了常山大师的这种神情，不禁嫣然失笑，遂把适才茅浩暂代鞑虏皇帝，以推断对方策略等事，向常山大师，说了一遍。

常山大师静静听完，颌首笑道：

“我同意茅兄看法，并因我在丰都江边，目睹殷天恨，莫三通下船时，业已换了便衣，似可推定清廷虽派人与会，却旨在挑拨旁观，设法扩大江湖意气的鹬蚌之争，而坐收不费吹灰之力的渔人厚利，尚不至于甘冒江湖大忌，动用官家力量！”

牟汉三叹道：

“话虽如此，但人心险恶，尤其是官家狠毒，必须严防，我们于赴会之际，务须注意一切可能的特殊变化！”

常山大师道：

“‘鹰愁谷’的‘云中双凤盛会’，业已为期不远，我们逆水上行，似应弃舟就陆，一二日间，也该动身了吧。”

胡冰心笑道：

“时间方面，绝对是来得及，不会耽误，我们除了等候大颠太师，对我李梦华姐姐加以成全之外，也还要等我恩师，和皇甫贞、扈青芳姐姐等，从‘巫山’来此……”

余汉三闻言，向常山大师含笑说道：

“……弟，我忘了为你引介，这位胡冰心姑娘的恩师，便是‘云中墨凤’冷红瑶仙子，也正是‘鹰愁谷’即将举行‘云中双凤’大会的主办体之一。”

说话之间，胡冰心忽然扬眉娇笑说道：

“百花香气，淡淡熏人，这是扈青芳姐姐身上，与生俱来的特有芳芬，大概我师傅皇甫贞姐姐也都到了？”

“云中墨凤”冷红瑶是何等声望，群侠闻言之下，无不共恭身肃立。

果然，人影微晃，恍疑天仙飘坠般，坪上多了三人。

一位身着红色缁衣，显得十分怪异，也流露腾腾杀气的“红衣飞卫鬼见愁”皇甫贞。

一位是淡香熏人，高华美貌无匹的“百花主人”扈青芳。

另一位则是看不出年龄，风华高绝，令人不敢逼视手道姑。

不消问得，那黑人道姑自然是胡冰心之师，为群侠无不敬